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婆羅岸全傳 第二回 窈窕娘問疾惹邪緣 淫妒婦搶酸債宿債

話說司空府裡，有個親隨，喚做吳瑩。生下個女兒，名喚小住，自幼服侍府中小姐。夫人甚是憐愛這個女兒，就替他做了主，嫁於自己的內姪魏公子做一個偏房。這魏公子，亦是大宦之後，捐了個職。三十餘歲，不曾生子。他娘子甚是利害，雖有三分才色，無奈妒忌非常。自從嫁過這小住與他，三朝兩日吵鬧不休，並不曾同魏公子過了一宵半夜。司空夫人也時常接了府裡來，住個一年半載。這孩子倒也和同伴講講說說，或是服侍小姐行行坐坐，勝似在魏府中受大娘子的氣。一日，回到魏府，約莫一月光景。忽然外面傳說進來，司空府中小姐病在垂危。夫人遣人來說：「吳姐姐服侍了小姐一場，此時喚他過去，尚可見他一面。」這小住不聽便罷，聽了驚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只見眼淚如泉的湧將出來，又不敢放聲大哭，那大娘子說道：「你只得要去看他一遭。」即時打發起身，乘了小轎，徑奔司空府來。見過夫人，問了一遍，便到小姐房中，這些丫鬟攙著，不暇說些寒暄的話，急忙掀開帳子來看。只見小姐昏睡在牀上，叫著不應，口中不知說些什麼，不由的嗚嗚咽咽哭將起來。眾人見他傷心，也是哭泣。

正在鬧裡，外邊說「大夫來了」，大家只得暫且避過了。等診過了脈，看著醫生同司空萬一齊出去，方才出到房中坐下，細細地從頭說起。眾丫鬟將那日夜裡，如何黑氣衝倒，如何窸窣了一夜，講著大家吐舌不迭。忽聽得小姐啣了一聲，這小住連忙上牀叫喚，只是不見答應。自此和眾丫鬟服侍，不曾頃刻暫離房內。晚間，夫人親來看視過小姐，同小住說些悲感的話。又囑托小住，同眾丫鬟小心守視，方才起身去了。這裡關上了房門，安排上宿的去處，眾人講道：「吳家姐姐請上邊鋪上臥了，我們自在這裡坐地。」小紅道：「昨日把姐姐蓋的那牀松花綢被鋪在小姐身下墊著呢，卻將甚被來與姐姐蓋？」眾人道：「小紅特多煩的心，難道沒了這被就少了他睡的了麼！」小住忙道：「你們不要為我的鋪煩心，你們今夜可睡睡罷，連日辛苦的也夠了。我是今日才來的，可以坐坐，也替你們些力。況且也是我服侍小姐一場，今日還為他盡些心。」眾人見他說著，也因身子疲倦，就漸漸散了睡去。只有小紅留在小住鋪上睡了。這小住獨自坐著，想起了小姐這樣一個千金之體，到了這等地位，也是福薄的了。又想到自己命運不濟，遭遇了這樣一個大娘，將來不知如何結果，獨不是紅顏命薄麼。一頭想，一頭落淚不題。

卻說這南極太虛洞中的妖精，自從纏了司空小姐，淫心大熾。見小姐骨瘦如柴，同那油盡燈殘的一般，沒甚係戀。時時想著，別投一個去處，無如無門可入。這日，仍舊踱到司空小姐府來，走近小姐房來，從窗縫裡一張。只見苗苗條條的一個女子，兩鬢已經勻淨，是出過閣的樣子。面帶愁容，眼生嬌態。不覺淫念如熾，火熱一般。噴出一口毒氣，鑽進房來。只見這女子，斜瞪著秋波，身子渾如棉絮。這妖精放開色膽，將來抱在先鋪下的那牀上，橫了下去。哪知已有一個睡在那裡，於是盡興把黑氣往那小紅臉上噴去。這小紅真似木雞一般挺在那裡。然後來這女子身邊，去了衣服，高高舉起那兩隻嫩藕也似的腿來，……看官聽著，這女子不是別人，就是先前來的魏公子之妾，名喚小住的。只因嫁去不曾和魏公子在過一處，所以還是一塊原璧。當下這妖精探下頭去，將舌尖兒絞了一遍，又將口對著吸個不住。可憐這小住，一個懷愁飲恨的女子，不料遭這孽畜之毒。任其調弄，半點哪裡由得自己作主。這妖精直翻亂到五更以後方才撒手去了。又有半個時辰，小住心裡略覺清朗了些。哪知身子竟似釘住了。翻轉不得。伸手去身上理其衣服，下邊已是赤赤條條的，駭得魂飛魄散。狠命的掙扎了半響，坐了起來。穿好衣裳，向裡邊看了小紅，尚兀自齣齣睡呢。心中一想，明知是邪魔舞弄，不敢聲張，到了天明，週身疼痛，頭重腳輕，哪裡行轉得一步。只得托病，辭別了夫人，回到魏府中來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這小紅，夜來被了毒氣，躺在鋪上，直到已牌不見動靜。眾丫鬟走來，大呼小叫哪裡得醒。又過了半日，忽然哎喲一聲，扒將起來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「我今夜移了牀，竟夢魘了，似有千百斤重的石鼓子，壓在我身上的。剛才遇著了白鬍子的老爹，替我扛去了，這身子方鬆寬了若許，骨頭還有些痛哩。」眾人只管服侍小姐，哪裡來聽他的，也就隔過去了。

看看又過了兩日，這小姐越覺病勢沉重，合府中忙亂著替他辦後事。夫人叫了一個老成的幹辦來，交付了五十兩銀子與他，替小姐看個壽器。又喚了許多的裁縫來，做些壽衣。這日做成就了，夫人叫婆子拿著，親自到小姐牀邊，與他看了。合共十七件，俱是綾羅綢緞的。這小姐可煞做怪，忽然心中明白起來，叫人隨即替他穿了，自己看著，流下淚來。執著夫人的手，似還要講話的樣子，卻是說不出來。夫人見他這般光景，哭得像淚人兒一般。丫鬟們扶著坐了。沒半個時辰，小姐在牀上，忽然嗽了起來，咳個不住。接著那喉中煙出，人都近他不得。少頃，面如黑鐵，嘴唇都燒焦了。又有一個時刻，煙漸漸的住了。眾人近牀前看時，可憐已是嗚呼哀哉了。一屋的人都哭起來。夫人兩眼睜的狠狠的，竟一點兒涕淚也沒有，半晌方哭出聲來。哭了半天，外邊傳進來，說：「棺木齊備，請夫人過一過目。」夫人打發了貼身的婆子出去，看了收拾停當，擇時下殮。免得延僧做七，超薦亡魂。

這裡司空府裡正在料理小姐喪事，忽然魏府的人來傳說：「吳姑娘自從那日看小姐病了回去，精神恍惚，終日臥牀不起，茶飯都不能進口。整整有半月以來，不曾起牀。此時氣色枯槁，黑氣封住了臉。大娘子歡天喜地的說，這是夫人接去，在他府中得病來。若是在我家中，有了一差半錯，豈不是我做大娘的磨折死了他麼。如今可沒得說了。也不延醫服藥，也不添人服侍，直等他一口氣絕了，送了出去，便了結其事。」夫人聽得這話，心下到甚是過不去。好好一個女孩子，只為憐愛他，替他尋個出身。那裡曉得，撞在這暗夜叉手裡。沒有過了一日好處，如今一條性命，又平白的送在我家。這倒是愛他，反是坑他了。

隨即喚了吳瑩進來，將他女兒的病勢告訴他一遍。拿了二十兩銀子道：「你可上魏府的門，看他一看。問你女兒有甚心事，可以向你說說，這銀子帶著，恐怕魏家大娘無情，身後之事有不妥貼的，你可說我說的，這銀子是與他添補些後事的。」吳瑩答應著，謝了一謝。走到魏府，門上的人傳了進去，那大娘道：「他的老子要看他麼？可不是我家害他的，到叫他進來看看。」喚了個老娘，出去領他那邊空屋子裡去。

老娘答應了出來，帶著吳瑩走過兩層屋，轉到一個火巷內。老娘道：「還在後邊才是的哩。」走出火巷，並排的兩間，靜悄悄的像個古院。老娘推開了門，吳瑩挨進身子，到得房裡。老娘隨後也走了進來，揭起帳子道：「吳姐姐，你老爹來看你了。」那小住聽說，睜開了眼一看，不覺傷起心來。叫了一聲道：「兒的命在旦夕了，爹爹來得正好。我也別無話說，只是夫人白疼我一場，眼見得不能報答的了。我的命雖是送在司空府裡，我倒也罷了。爹爹回復夫人，不要為兒感傷。這裡的人，是巴不得我死了，眼頭清淨的，那裡還有人來看顧一看。」吳瑩聽了，心中也是悲慘，說道：「我回去向夫人說知，打發個婆子來看你，就在此服侍你兩日。」小住閉了目也不言語，再要同他說話，已是不能了。老娘道：「可憐你姑娘，人品兒、心性兒，都是揀不出的。無奈命根兒短些。我家大娘實在心狠，我們心裡只是要看顧，又怕大娘心中不自在。」吳瑩道：「這也怪不得老娘，我看大娘如此做人，也不想修積個一兒半女。」老娘搖著手，指著外面，吳瑩只得不言語了。跟了老娘，一徑走出廳來，謝了一聲走了。

老娘回去，復了大娘。大娘問他，可有說什麼話？老娘道：「他老子說，府中的夫人說，要打發個婆子看他的女兒。我說也不須得，我們這裡服侍他的也不少了。他說這都是大奶奶修積兒女，將來定要養個狀元郎的。」這幾句話，說的那大娘投了機，說道：「你們卻也該看看他，既是他府中打發婆子來，你可同著在後頭做做伴。」

到了次日，司空府果有人來，說夫人遣婆子來問候姑娘，老娘出去接住了。見過大娘，說些閒話，領到後面，看了小住，面黃體瘦，肚子膨起，就同小姐的病是有一無二，只是心裡明白，不似小姐胡言亂語。到了黃昏，老娘抱了兩牀被來，同這婆子開了鋪，兩人上宿。小住忽說道：「你老人家該在前面歇宿，恐在此處夜來不便。」兩人聽了笑道：「姑娘可糊塗了，我們又不是冠客，有甚不便的去處。」小住也不言語了。

那知到得二更以後，黑煙滿屋。婆子、老娘正在坐地談些閒話，忽然身不做主，往後倒了，直挺挺伏在地上。心中明白，口內只是說不出。耳中沙沙的，響上牀去。原來這妖精，自從在司空府裡纏了小住，跟尋到這裡，每夜總在小住身上纏擾，只是小住不便明知外人，又無奈他何。心裡甚是不欲，不似小姐開門揖盜，所以心中總是明白，不致昏迷。這也是命中有此孽緣。適當湊合，莫可如何。卻說五更以後，妖魔已退。兩人伏在地上的，也竟昏昏的睡去了。到了天明，翻轉身來，原來倒在地上，兩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道：「這卻奇怪的。」婆子心裡想起，小姐當日為妖所纏，已是明白。那老娘驚個不住，走到大娘面前，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一遍。這大娘心裡付道：「原來這賤人有此奇遇，托故病症，每夜同著什麼東西取樂呢？暫且不必明言，到今晚定要跟尋他的路徑。」

這日，魏公子晚膳，大娘多敬了幾杯，將他灌醉，丫鬟們服侍睡了約莫二更前後，一輪明月照得如同白晝一般。大娘也飲了幾杯，乘著酒興，背了丫鬟自己踱到後面。靜悄悄的立在丹墀之中，賞那月色。正望之際，儼若一道黑雲，從空而墮，登時天昏地暗，大娘已是措手不及，就地倒了。那妖精觸著人氣，又且這婆娘是有心來兜攬他的，豈不是兩心相投的了。就在地上解去下邊的衣服，盡著神通。雖非純陰之體，也勝似殘花敗柳。這婆娘心裡酒已醒了，覺得下邊熱氣如火炭一般，甚是煞癢，越弄越顯暢美。只是身子恨不得往前湊他一湊，哪知骨軟筋酥，動也不能一動，只得任其呼吸。初時尚有津津之意，後來陰中漸覺乾枯，疼痛異常，一連發昏幾次，欲其撒手。哪知這個東西絞個不住，直到將明方才離身。

這裡公子到五更酒醒不見了娘子，起來滿屋裡尋覓不見。隨即喚起丫鬟，前後照看，哪裡有大娘的影子。眾人說道：「昨日司空府上打發了婆子來，或是大娘到後面屋裡同他說些話去，就在那裡宿了罷？」於是，眾人同了魏公子，一齊來到小住房前。一個丫鬟走著，通的一聲倒在地下。眾人將燈去一照，竟是兩個。扒將起來，哪知是大娘賞月，在地上絆了一跤。公子駭得面如土色，急急來扶那婆娘，那裡扶得起來。一個到腳邊，只說抬他回房，那兩腿精得赤條條的，竟沒一絲遮攔。公子看了，又羞、又忿、又疑、又懼。這個光景，真是令人無從著落。只得叫把衣服替他穿好，拿了一扇門來，四五個人撮頭撮腳，扛到前面房裡。天明時，走到後面，審問兩個老娘，都道不知夜來的事。婆子心內想道：「怪道今夜屋裡清靜，原撞著大娘纏了一夜。可又作怪，大娘夜來如何到得這裡？」正在猜疑，公子說是了，昨日是大娘多飲了幾盅酒，想是見月色可愛，出來逛逛。走到這裡，酒湧上來，就地倒了。原來這公子回想起來，怕人笑話，故此做出這話來，遮蓋過去。回身到自己房裡來看，這婆娘已經眾人抬上牀去，尚兀自昏昏睡哩，叫著亦自曉得，只是羞慚無地，惟有裝睡，全不答應。心內想著，夜來自己不是，不合尋著苦惱。如今身子沉重，轉動不得，如何是好。到了午後，忍羞叫喚丫鬟，扶了起來坐著，勉強呷了幾口茶。公子心內方才放下，問道：「娘子，此時心裡覺得好過麼，昨夜想是酒多了幾杯了。」那婆娘見丈夫替他遮掩，也就順口說是酒醉。這日整睡了一日，不曾下牀。到晚公子就寢，以為將養兩日也就沒事。

哪知到了二更，妖精早已來到，將毒氣迷倒公子，上牀復尋昨夜的歡樂。婆娘已是受過苦楚的了，此時意欲掙扎，不與他交接。怎奈身子不能作主，熱氣直從下體攻入心中。不堪痛楚，抽撤的乾疼如火烈一般。要哼又哼不出來，心中著急，哪裡推托得去。直到五更興盡而去。要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